

元曲家杨果二十二篇佚文系年考

刘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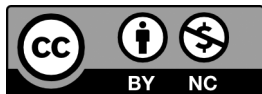
摘要 | 《全元文》仅录杨果文三篇，遗漏甚多。兹据苏天爵《元朝名臣事略》补《回妇越商》一文；据王恽《中堂事记》补《请用史天泽为相》《窦杰授太子少傅制》《中统权宜条理诏》三文；据吴宏道《中州启札》补《与姚都运》（五篇）、《与姚左丞雪斋》《与史丞相》《与藏春国师》《与赵平章宝臣》《与张平章仲一》（四篇）、《与王左三部侍郎子勉》《与吕子谦参议》（两篇）十六文；缪荃孙抄本《永乐大典》补《玉虚观大道祖师传授之碑》一文；据济源市济渚庙碑刻补《大朝济渚投龙简记》一文，总计二十二篇，并就各文之作年等问题作出考证。

关键词 | 全元文；杨果；佚文；系年

Copyright © 2023 by author (s)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

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[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-NonCommercial 4.0 International License](https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nc/4.0/).

<https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nc/4.0/>



李修生先生主编的《全元文》（附《索引》）凡六十一册，可谓集蒙元时期诗歌之大成，是研究蒙元文史不可或缺的工具书，嘉惠学林甚多。但因编纂工程浩繁，而时间、文献、人力等条件有限，遗漏缺失在所难免，故后来学者续有补遗。对于元曲家杨果，《全元文》仅录其《许衡为怀孟教官制》《杨庸教授三氏子孙制》和《重修绘贤堂记》三文。笔者新近又辑得其佚文二十二篇，经核对确为《全元文》及前人补遗之作所未收，兹录于下，且各为标点句读，并就其作年等问题作出考证，

想必对《全元文》辑补工作和杨果生平研究有所帮助。

一、《回妇越商》

回妇越商相为室家，言说不能通，画地为图，令以意求之，十才得其一二。每夕回妇焚香祝天，雪泣而言，越商不知也。邻有晓回语者，潜听译之云：“注禄神官独不能远以从近也耶！”

按：此文今最早见于元苏天爵《元朝名

臣事略》卷十，且标明转引自姚燧《牧庵文集》，但今传《牧庵集》未收此文，《全元文》姚燧文亦未辑出。后顾嗣立《元诗选二集》杨果小传、《蒙兀儿史记·杨果传》《新元史·杨果传》等所载略同。于此文前后，《元朝名臣事略》分别载云：“中统初，无斥其名某相当国，自洛阳起西庵杨公宣抚辽西。既至莅事，公为喻云”“传至庙堂，诸公笑之，数日齿冷。其明年，公入大参”。^[1]其中所谓“西庵杨公”即指杨果，其号西庵，故称。“宣抚辽西”乃指其被授“北京等路宣抚使”之事。于此，《元史·世祖纪》曰：“中统元年……五月……乙未，立十路宣抚司……杨果为北京等路宣抚使，赵昞副之。”^[2]即中统元年（1260）五月乙未，即五月二十八日。杨果“既至莅事”而作此戏谑之文以寄托心声当在此后不久。原载无标题，“回妇越商”乃笔者据文章内容及起笔四字而加。

二、《请用史天泽为相》

王文统材略规模，朝士罕见其比，然以骤加登庸，物论不无新旧之间。如史天泽，累朝旧臣，勋硕昭著。若使宅百揆，大饫人望。令文统辈经画其间，则省事成矣。

按：此文最早见载于王恽《中堂事记》，乃忽必烈正式设立中书省时向杨果等咨询宰相人选之事。王氏对此记载颇详，云：

十八日己卯，晴，暑。上召前济南宣抚宋子贞、真定宣抚刘肃、河东宣抚张德辉、北京宣抚杨果于内殿，以擢用辅弼为问。杨果等前奏曰：“王文统材略规模……则省事成矣。”上曰：“置史某相位，念之久矣。卿等所言，允协朕意。”因赐食而退。^[3]

宋子贞、刘肃、张德辉和杨果四人当中，以杨果文名最盛，且最受忽必烈器重，同时王恽亦称“杨果等前奏”，故知此文当出自杨果之手。

“十八日己卯”，据《中堂事记》前文所述，知在中统二年（1261）五月十八日，因知杨果等受忽必烈召见而撰此文以荐史天泽为相即在此日。原载无标题，“请用史天泽为相”乃笔者据文章内容而拟。

三、《窦杰授太子少傅制》

（窦杰）德全天爵，学得圣传。文章足以徽帝猷，言行足以为世范。属周世本支之盛，要汉家羽翼之成。宜导春宫，用严师训。可特授太子少傅，早为谕教，当自诚心。左右前后皆正人，宜公所选；干戈羽箭在东序，行见其仪。

按：该文最早见载于王恽《中堂事记》，曰：

秋八月丁酉，辛卯朔，征君许衡授怀孟路教官。制曰：“许衡天姿雅厚……”窦杰授太子少傅。制曰：“德全天爵，学得圣传……”以上二篇，皆四庵杨公笔也。^[4]

“四庵杨公”显为西庵杨公之误。由此可知，许衡授怀孟路教官和窦杰授太子少傅两篇制文均出自杨果之手。但《全元文》仅载《许衡为

[1] 苏天爵辑撰：《元朝名臣事略》卷十《参政杨文献公》，姚景安点校，中华书局，1996，第203页。

[2] 宋濂：《元史》卷四《世祖一》，中华书局，1976，第66页。

[3] 王恽：《中堂事记》，载《元人文集珍本丛刊》第2册，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5，影明刊修补本，第376页。

[4] 王恽：《中堂事记》，载《元人文集珍本丛刊》第2册，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5，影明刊修补本，第386页。

怀孟教官制》而未录此文。“窦杰”即窦默，杰乃其本名。“秋八月丁酉，辛卯朔”，联系上下文知为中统二年（1261）八月一日。王恽《中堂事记》属政事日记，该文既与“征君许衡授怀孟路教官”之事同列，则当为同日所作。至于此文标题，乃笔者仿“许衡为怀孟教官制”之题而拟。

四、《中统权宜条理诏》残文

事非前定，无以启臣民视听不惑之心；政岂徒为，必当举帝王坦白可行之制。我国家以戎旌而开建，于禁网则阔疏。虽尝有所施行，未免涉于简略。或得于此而失于彼，或轻于昔而重于今。以兹奸猾之徒，得以上下其手。朕惟钦恤，期底宽平。迺姑立于九章，用颁行于十道。比成国典，量示权宜。务要遵行，毋轻变易。据五刑之中流罪一条，似未可用，除犯死刑者依条处置外，徒年杖数，今拟递减一等，决杖虽多，不过一百七下。著为定律，揭示多方。

开条云云。

呜呼！六计周官，所以弊群吏之治；三章汉法，所以慰百姓之心。详酌旧规，著为新制。惟上令昭垂如日月，则下情易避如江河。虽曰从轻，期于不犯。咨尔有众，体予至怀。故兹诏示，想宜知悉。

按：此文最早见于王恽《中堂事记》，以“开条云云”之言，知中间有省略，全文今已不存。于该文之前，王恽曰：“十八日乙巳，奉旨颁降中统权宜条理诏。参政杨公笔也。”^[1]察《中堂事记》之上下文，可知“十八日”即为中统二年（1261）八月十八日，至于“乙巳”，据“十八日”推之，当为戊申之误。察元代文史所载，此时杨氏之任参知政事者，唯杨果一人，故此文乃杨果于中统二年（1261）八月十八日所

撰，无疑。原载无标题，此题乃笔者摘取王恽所称“中统权宜条理诏”七字而得。

五、《与姚都运》之二

某顿首再拜先生阁下：即日春暄，伏惟钧履。嘉靖日闻，相公大拜。天下士庶，莫不忻抃。况亲旧如某者，其喜可知。但恨不能奔走奉贺。掾属王某行，谨此谢罪。余不敢僭越，未趋谒问，切莫以经纶自爱。不既。^[2]

按：此文最早见载于元吴宏道所编《中州启札》卷一。《中州启札》共录杨果《与姚都运》信札五封，此文位列第二，故笔者题作“《与姚都运》之二”，以示区别，下同。《与姚都运》之一、之三两文开头分别称“某顿首拜上公茂阁下”和“某顿首公茂阁下”，而“公茂”乃姚枢之字，故知“姚都运”即为姚枢。“相公大拜”，意为拜相，考姚枢之生平，当指其中统“四年，拜中书左丞”^[3]之事。故杨果寄书以贺。于此事，《元史·世祖纪》明载于该年“春正月”“丙戌”^[4]，即中统四年（1263）正月五日。杨果寄书以贺当在此日或此后不久。

[1] 王恽：《中堂事记》，载《元人文集珍本丛刊》第2册，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5，影明刊修补本，第389页。诏文详见原书，有省略，《全元文》等未收，可补其缺。

[2] 此文所辑杨果十六封信札均以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116册影清抄本《中州启札》为底本而录，同时参校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》第79册影南京图书馆藏清爱日精庐钞本，前者偶有缺漏之处，则据后者补入，同时加以括号。

[3] 宋濂：《元史》卷一五八《姚枢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6，第3714页。

[4] 宋濂：《元史》卷五《世祖二》，中华书局，1976，第90页。

六、《玉虚观大道祖师传授之碑》

国朝至元七年建玉虚观大道祖师传授之碑，参知政事杨果撰，商挺书。初祖即刘德仁无忧子，金大定间号东岳先生。救病不用药，仰面祝天而疾无不愈。传之二祖陈正谕大通子。明昌庚戌传道与三祖张信真希夷子。四祖毛希琮号纯阳子，复得希夷子之传。丁亥葺玉虚观以居之。戊子乃立李希安为五祖，号湛然子。修葺琳宇，妆严圣像，焕然一新。岁在辛丑，被征命，辞老不起，宪宗皇帝以法服赐之。乙卯年，世祖皇帝在王邸，闻其道行，赐以真人之号。中统二年，命之掌管大道。至元三年羽化，河间莫州人刘有明号崇玄子传其道，是为六祖。是年冬，玺书授崇玄体道普惠真人。碑记乃至元七年正月中书左丞相史天泽立石。

按：此文最早见载于缪荃孙抄本《永乐大典》卷四六五一，而《永乐大典》乃据《（永乐）顺天府志》而引，后者又引自元字兰盼等所修《元一统志》，故赵万里将其辑入今传本《元一统志》之中。于此文首尾，《永乐大典》分别载云：“国朝至元七年建玉虚观大道祖师传授之碑，参知政事杨果撰，商挺书”“碑记乃至元七年正月中书左丞相史天泽立石”。^[1]据此，该文似当作于至元七年（1270），故吴式芬《金石汇目分编》便径称“至元七年，杨果撰，商挺书”^[2]。然验诸杨果之生平，其至元六年（1269）出为怀孟路总管，至元八年（1271）致仕归洛阳，而玉虚观在燕京，故杨果此文不当为至元七年（1270）所作。味首尾两言之意，似仅可证至元七年（1270）正月史天泽刻碑立石之事，至于杨果撰文，则未必定在同时。据上引文所言，五祖湛然子“至元三年羽化，河间莫州人刘有明号崇玄子传其道，是为六祖。是年冬，玺

书授崇玄体道普惠真人”，至于此后之事，该文只字未提。故此文或最早为杨果撰于至元三年（1266）年冬，后直至至元七年（1270）正月方被史天泽刻石。

七、《与姚左丞雪斋》

某呈左丞相公先生阁下：盛暑伏惟钧履，靖嘉不腆。敝邑罹此久旱，百姓忧畏，不知所以。此皆某辈无善政之过。因郑司直北行，已惶恐谢罪。今令掾曹长马某特往控告。一郡属望实在相公，哀怜之未卜，恭承尚为天下国家自重。不既。

按：此文最早见载于元吴宏道所编《中州启札》卷一。“姚左丞雪斋”与“左丞相公先生”皆指姚枢，其号雪斋，又曾任中书左丞相，故称。察文中有“敝邑”“北行”“掾曹”等言，以杨果生平验之，当为其任怀孟路总管时所寄。又以“盛暑”“久旱”之语，可知当时怀孟路正遭夏旱，检《元史·世祖纪》所载，唯至元六年（1269）六月“丁亥，河南、河北、山东诸郡蝗”^[3]之灾与之合。由此可知，该文当为杨果于至元六年（1269）六月十三日后不久所撰。而在“令掾曹长马某”转交此书之前，杨果“因郑司直北行”之便，已向姚枢申报过灾情。

八、《与史丞相》

某呈丞相大恩府阁下：即日炎暑，伏惟钧

[1] 解缙：《永乐大典》卷四六五一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3，影缪荃孙抄本，第86-87页。

[2] 吴式芬：《金石汇目分编》卷一，载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一辑第27册，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2，影文禄堂刊本，第20661页。

[3] 宋濂：《元史》卷六《世祖三》，中华书局，1976，第124页。

侯，福履鼎茂。某朴卤无异能解，幸在相公门下，承相公湔拂日久，故得碌碌至此。然循己自省，于利物及人，终无铢两之效，惭慚恧恧日者。又值旱暵为灾，重为百姓忧，坐听嗷嗷，无术可救。某之得罪，固不敢逃罪。得罪之后，疲民粗有分解，亦所甘心。方是思恐之时，不于仁人长者尽力哀请，将何所仰乎？万望相公哀怜之。傥来便以闻，今岁赋调之中，量加减免，寔一郡生死而骨肉也。于相公之德，想必有焚香襟祷神以报万分之一者。冒渎之辞，出于迫急，惶惶恐恐，推相公情恕未涯，趋侍尚为天下国家自重。区区至祝。不既。

按：此文最早见载于元吴宏道所编《中州启札》卷一。“史丞相”即史天泽，其曾任右丞相，故称。史氏经略河南时，杨果曾入其幕为河南经略司参议，其拜中书右丞相时，果亦任参知政事，因有“幸在相公门下，承相公湔拂日久”之言。又味文中“即日炎暑”“旱暵为灾”“一郡生死”等言，可知杨果所在之地正受旱暵之灾，联系《与姚左丞雪斋》一文，可知此文亦为杨果任怀孟路总管时所作，且同在至元六年（1269）六月十三日后不久。

九、《与藏春国师》

某呈国师上人文：侍日来，郑司直还省，谨候起居，具告敝邑旱灾事，计不浮沉，诚不敢坐视百姓疾苦，特遣掾属马某从纳怜曲中，北上哀请，庶几万一于今岁租调中量获轻减。用是不得不再致悃悃，唐突之罪，寔无所逃，惟赐哀悯为望。未趋侍间暑溽，切冀以远自爱。不既。

按：此文最早见载于元吴宏道所编《中州

启札》卷一。“藏春国师”“国师上人”皆指刘秉忠，杨果任参知政事于朝时曾与其多有交游。据“敝邑旱灾”“特遣掾属马某从纳怜曲中，北上哀请”等言，可知此文亦为杨果任怀孟路总管且遭旱灾后所作，与《与姚左丞雪斋》《与史丞相》等文同撰于至元六年（1269）六月十三日后不久，且是特遣掾属马某转送给刘秉忠。

十、《与赵平章宝臣》

某呈某阁下：奉违丰度，不胜倾企。隆暑，伏惟钧履，起居介福。日因大旱，尝于郑司直附恳，百姓嗷嗷之心，备浼清听。计相公救灾之议已素定于胸中矣。敢用遥谢。今遣郡（功）曹马某径往请音，惟相公哀矜之为望。未叅侍间，切冀以经济自厚。不备。

按：此文最早见载于元吴宏道所编《中州启札》卷一。“赵平章宝臣”即赵璧，其曾任中书平章政事，故称。杨果任河南经略司参议和参知政事时与之多有交游。观书中“隆暑”“大旱”“今遣郡（功）曹马某径往请音”等言，可知此文亦为杨果在怀孟路总管任上遭旱灾后所作，时间同在至元六年（1269）六月十三日后不久，且是特遣郡功曹马某转送给赵璧。

十一、《与张平章仲一》之一

某呈某阁下：时暑，伏惟钧侯，曼福彰德。疆土蕞尔，常岁丰收，仅能供给租调。以某不仁不明，重值盛旱，罪戾是速，无可言者。但虑科征之间，百姓必有不安之患，为之奈何。相公平日济时行道为心，万望回示哀矜，从容奏请，稍得轻减，甚大幸也。余不敢僭越，未詹挹中丐。惠爱区区。至祝。（不既）。

按：此文最早见载于元吴宏道所编《中州启札》卷一。《中州启札》共录杨果《与张平章仲一》信札四封，此文位列第一，故笔者题作“《与张平章仲一》之一”，以示区别，下同。

“张平章仲一”，即张易，以参与谋杀权相阿合马之事而著名，时任同知中书平章政事，故称。察“时暑”“曼福彰德”“重值盛早”等言，可知此文乃杨果于至元六年（1269）六月十三日怀孟路遭受旱灾后所作。

十二、《与张平章仲一》之二

某呈某阁下：时暑，伏惟钧履绥福。某待罪相下几七年矣，未有善政及民，今蕞尔之区，值此久旱，二麦焦枯，秋田不能下种，疲民租调，将何以支？重责在躬，宿夜战栗，无可言者。牧民之吏，或以天灾得罪，夫何敢辞？诚念老弱转乎沟壑，壮者散而之四方，如孟氏所言者，可为寒心。敢告相公，回赐哀矜。万为奏请，庶几少有分解，过是不敢僭越。未繇趋拜，惟冀以经纶自爱自重。不究。

按：此文最早见载于元吴宏道所编《中州启札》卷一。以“时暑”“值此久旱”等言，可知此文亦为杨果在怀孟路总管任上遭旱灾后所作，即至元六年（1269）六月十三日后不久。中统二年（1261），张易任中书右丞，杨果官参知政事，此后二者长期共事于中书省，故有“某待罪相下几七年矣”之言。

十三、《与张平章仲一》之三

某呈某阁下：自违丰度，瞻望悬悬。某不肖七年之间，殊无一政可录，愧怍愧怍。重罹大旱，又为百姓忧，赤地如赭，欲于此供出租赋，可谓至难，其间利害有不可尽言者。相公在庙堂，日夜以生民为忧，恍于清燕之间，以一言奏

请，略得轻减，恩至渥也。天下虽至愚如某者，亦岂不知报愿为驱役？惟阁下车誉，未由趋侍时暑，切觊为国自爱。不重。

按：此文最早见载于元吴宏道所编《中州启札》卷一。味“重罹大旱”“时暑”等言之意，可知此文亦为杨果在怀孟路总管任上遭旱灾后所作，即至元六年（1269）六月十三日后不久。至于“某不肖七年之间，殊无一政可录”之言，与前文“某待罪相下几七年矣”一语同意。

十四、《与张平章仲一》之四

某呈某乡旧阁下：时暑，伏惟钧履集福。近为旱灾，百姓忧恐，已因郑司直北行之便，奉辞恳祷，期以一言为地想通记室。今续遣知事马某上谒。某所以望于相公者，盖不敢渎言矣。惟万万见怜甚幸。未繇亲觐，切冀以天下（重任）自爱。至祝不克尽。

按：此文最早见载于元吴宏道所编《中州启札》卷一。察“时暑”“近为旱灾”“北行”等言之意，可知此文仍为杨果在怀孟路总管任上遭旱灾后所作，即至元六年（1269）六月十三日后不久。又以“已因郑司直北行之便，奉辞恳祷”和“今续遣知事马某上谒”两句，可知杨果此书乃特遣知事马某转送张易，且在此书之前，其已因郑司直北行之便向张易汇报过怀孟路灾情。

十五、《与王左三部侍郎子勉》

某顿首再拜某侍郎学士执事：睽别日久，渴见之诚，其亦可知。隆暑，惟文履优裕。今岁相土大旱，夏麦尽槁，秋稼未苗，百姓忧恐，不知所以。若赋调之间，少有殷迫，想必有涣散不安之害。虽罪在不肖，其所关系亦可谓不细矣。

今马知事专往控告，万望执事力为裨补，贵遣北上，侥获轻减，皆吾兄子勉学士之所惠也。敢忘大报？未繇良晤，惟惠时自爱。不宣。

按：此文最早见载于元吴宏道所编《中州启札》卷一。“王左三部侍郎子勉”即王博文，其字子勉，中统建元后又曾任左三部侍郎，故称。观“隆暑”“相土大旱”“今马知事专往控告……贵遣北上”等言，可知杨果此书亦为至元六年（1269）六月十三日怀孟路大旱后所作，且是特遣马知事专程送予王博文。

十六、《与姚都运》之五

某顿首再拜某阁下：奉违光仪，思生羽翼。日方南至，敬惟钧履。佳胜顷闻，祈福于燕。始知动定，殊慰离忧。某承乏南荒，凡事藉庇，勾当粗前，兹何多幸。谨贡尺书，以候无恙。对越渐进，讌饮有涯。未间，乞度时为国民自珍育。不备。

按：此文最早见载于元吴宏道所编《中州启札》卷一。“姚都运”，据“《与姚都运》之二”一文所考，知为姚枢。杨果于至元六年（1269）春出任怀孟路总管，次年年底致仕，又次年秋卒于洛阳。味“某承乏南荒，凡事藉庇，勾当粗前，兹何多幸”之意，可知当时杨果尚在怀孟路总管任上，因受姚枢庇护甚多，故寄此书以致谢。又以“日方南至”之言，可知此书乃冬至日所寄，至于究竟是至元六年（1269）或至元七年（1270），今已不得而知。

十七、《与姚都运》之四

某拜违丰度，倏忽半载。企仰之心，与日俱积。某以病中，不获时进，左右之间，罪莫大焉。辰下小春谨时，伏惟兰省优游钧候，茂膺

繁祉。向承佳训，铭在肺腑。犬马之报，誓在他日。今表弟某行，谨赍状呈，候某即此远依余庇，旧疾稍愈，不敢上劳惠念，此缘恭侍。更冀顺时千万，以达大业。爱重。

按：此文最早见载于元吴宏道所编《中州启札》卷一。据《元史·世祖纪》中“（中统六年）春正月……庚申，以参知政事杨果为怀孟路总管”^[1]之载，可知杨果出任怀孟路总管在至元六年（1269）春。又观此文中“拜违丰度，倏忽半载”“辰下小春”“今表弟某行，谨赍状呈”等言，可知杨果此书乃至元七年（1270）初春所作，且是托其表弟转交给姚枢。

十八、《与姚都运》之一

某顿首拜上公茂阁下：自违风度，几换星霜。钦仰之诚，有加无已。秋暮计钧履，粹和少浼。敝邑仓监杜通甫部税齐河，近闻斗斛颇差，不能卒毕。幸公顾不肖薄面，早令得事了，极荷人行。谨此奉闻，未趋谒问。惟惠时倍珍。不敷。

按：此文最早见载于元吴宏道所编《中州启札》卷一。以“公茂阁下”之称，可知“姚都运”即为姚枢。“齐河”即济河，又称济水，发源于元怀孟路孟州济源县，杨果既谦称“敝邑”，则此文当是其在怀孟路总管任内所作。察杨果于“至元六年，出为怀孟路总管”^[2]，次年年底致仕归洛阳，故其“自违风度，几换星霜”后，当在至元七年（1270），又以“秋暮”之时令推之，可知此书作于至元

[1] 宋濂：《元史》卷六《世祖三》，中华书局，1976，第121页。

[2] 宋濂：《元史》卷一六四《杨果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6，第3855页。

七年（1270）秋，乃为答谢姚枢减免怀孟路科税而寄。

十九、《与姚都运》之三

某顿首公茂阁下：霜寒敬惟，起居康吉。仆去岁三月出燕，行李忽忽，相别吾相于鞍马上，不能款曲下马一拜，迄今为嫌。仆今岁以葬事在钧者数月，近复还京，衰老之迹，殊不足为吾相道。友人侯唐杰行，姑此上闻。良晤未期，更冀惠时自重。不宣。

按：此文最早见载于元吴宏道所编《中州启札》卷一。杨果于“至元六年，出为怀孟路总管”^[1]，以“仆去岁三月出燕，行李忽忽，相别吾相于鞍马上，不能款曲下马一拜，迄今为嫌”之言，可知当时其赴任时曾与姚枢匆匆告别，至作此文时已是至元七年（1270）。又以“霜寒敬惟”之时令推之，可知时属冬季。而此书乃杨果托“友人侯唐杰”转呈姚枢。

二十、《大朝济渎投龙简记》

今主上即位之后，常以边境未清，蝗旱间作为忧，故夙夜兢兢，深自克责，谓不有大祈禳，无以答上天谴告之意。择此十月，命嗣教诚明真人张志敬于中都大长春宫建金篆普天大醮七昼夜，凡星辰三千六百分位，以奉御忽都于思等摄行其礼。自十五日为始，至二十一日乃罢。是时，天清气淑，万籁沉寂，其簪鸟环佩之仪，香灯酒果之供，近代以来，曾莫之睹。有此严肃，神其吐之乎？复命奉御严忠佑、掌籍张志仙，提举李志微诣济渎水府，于闰十一月初一日作醮六十四分位，投送金龙玉简，标记善功礼也。向兹之后，将见国祚延长，五谷丰登，四边宁谧，我主上奉天诚教之

所致也。睹此盛德之事，敢不再拜书。至元七年闰月五日，前参知政事，少中大夫怀孟路总管杨果记。承务郎总判怀孟路事奥屯希鲁，武德将军同知怀孟路事麻合马，少中大夫怀孟路达鲁花赤贴木儿不花，立石。

按：该文据姚永霞《文化济渎》所附此碑拓文^[2]以录。依姚氏所言，此碑今完整保存，于2002年移置于河南济源市济渎庙东侧回廊内。观文中所述，可知此文为杨果奉陪严忠佑等至济渎投送金龙玉简后所作。又据文中“于闰十一月初一日作醮六十四分位，投送金龙玉简”及“至元七年闰月五日，前参知政事，少中大夫怀孟路总管杨果记”之言，可知时在至元七年（1270）闰十一月五日。其时参预此事者，尚有元曲家奥屯希鲁等人。

二十一、《与吕子谦参议》之一

某顿首再拜上吾弟：从者自去岁秋，以病还洛，不得如梁苑，时时复相见，甚为于邑。淇上人来常，得动定为慰。（此三）月二十日，忽患左手足不能举动，以酒味虐也。不三年，凡两病，盖以摄养不谨，有以自取之。麴秀才自此当绝交矣。余奚足为吾弟道。今年洛中二麦颇收，仅能支岁。伟饶一饱之外，不复为人充包裹也。呵呵！高仓使一行，有对薄之行，求书以为地。吾弟明恕，必有以处之也。不烦谄谄，闲门要路，邈不相干涉，会期卒，未能卜。未间，宜履此夏暑，自爱重。不宣。

按：此文最早见载于元吴宏道所编《中州

[1] 宋濂：《元史》卷一六四《杨果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6，第3855页。

[2] 姚永霞：《文化济渎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14，第211页。

启札》卷一。《中州启札》共录杨果《与吕子谦参议》信札两封，此文位列第一，故笔者题作“《与吕子谦参议》之一”，以示区别，下同。“吕子谦参议”，即吕逊，其字子谦，时任江淮都转运司任参议，故称，又杨果年长其十余岁，因以“吾弟”相称。察文中有“以病还洛”“今年洛中二麦颇收”及“宜履此夏暑”等言，可知此书乃杨果致仕归洛阳后所寄，且当时序属盛夏。杨果至元七年（1270）年底致仕，则此书当作于至元八年（1271）六月左右。又以“高仓使一行，有对薄之行，求书以为地”之语，可知此书乃为“高仓使”有对薄之事而作，且是托高氏转交给吕逊。书中所称之“淇上”乃指淇水所在之淇州，亦即江淮都转运司所在之地，在元属卫辉路辖境，于至元六年（1269）十二月“析彰德、怀孟、卫辉为三路”^[1]之前受怀孟路总管府管制。杨果于至元六年（1269）春出任怀孟路总管，故其当在此间与吕逊熟识。

二十二、《与吕子谦参议》之二

某顿首再拜启：遽中领手书，仍收周侯所赐奏议，感感前日，淇上留连数日，过承宠顾，临行复不能相辞，得罪于吾弟多矣。幸以情恕。某病躯支离，不堪鞍马之役，复为时暑之所偃薄，到家病痢，迄今未复，其为无用之人明矣，可付一笑。赵先生处不及另状，同此意也。未间，冀千万自重。不宣。

按：此文最早见载于元吴宏道所编《中州启札》卷一。观该文标题，可知此书亦寄予吕逊。以《与吕子谦参议》之一中“不得如梁苑，时时复相见，甚为于邑。淇上人来常，得动定为慰”及此书“感感前日，淇上留连数日，过承宠顾”之言，似杨果在寄前书之后曾有过淇州之行，

且与吕逊、“赵先生”等相晤。又以“复为时暑之所偃薄，到家病痢，迄今未复”之载，可知此次淇州之行亦时属盛夏，且杨果本就“病躯支离”，此行途中又为暑气所侵，因而导致病情愈益严重，乃至寄此书时犹未痊愈。由此可推断，杨果撰此文以寄吕逊当在至元八年（1271）秋。自此之后，杨果行迹不复见载于世，故此书或当为其绝笔之作。

除以上二十二篇佚文外，笔者尚辑得杨果《王恽授翰林修撰制》残文四句，曰：“行已无玷，博学能文，顾超绝之异材，足铺张于伟绩。”此残文《全元文》亦未收，最早载于王恽《参政杨公挽章》一诗之夹注，“参政杨公”即为杨果。于该诗“一札恩光惭贱子”句下，王恽自注云：“予一命授翰林修撰，其词头盖出公手，有云：‘行已无玷，博学能文，顾超绝之异材，足铺张于伟绩。’”^[2]由此可知，此残文乃出自杨果《王恽授翰林修撰制》一文。于王恽“授翰林修撰”之事，《元史·王恽传》载云：中统“二年春，转翰林修撰、同知制诰”^[3]，则杨果此制文自当为中统二年（1261）春所作。

又据现存文献所考，可知杨果还曾作有其他文章，如陈赓《寄陕郡杨正卿西庵》中有“遥怜兰省杨夫子，一纸书来抵万金”^[4]之句；王恽《国朝奉使》谓王楫卒后，有“杨紫阳、杨西庵、吕大鹏、张徽、商左山祭文、画赞、题

[1] 宋濂：《元史》卷六《世祖三》，中华书局，1976，第124页。

[2] 王恽：《参政杨公挽章》，《秋涧先生大全文集》卷一七，载《元人文集珍本丛刊》第1册，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5，影明刊修补本，第314页。

[3] 宋濂：《元史》卷一六七《王恽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6，第3933页。

[4] 陈赓：《寄陕郡杨正卿西庵》，载《四部丛刊初编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26，影元抄本。

跋等篇”^[1]；王恽《中堂事记》曰：中统二年（1261）五月“廿五日……堂议，专委参政杨公定夺内外新旧官资”^[2]；元明善《参政商文定公墓碑》云：“至元元年……公与姚左丞相、窦学士默、王承旨鹗、杨参政果纂《五经要语》凡二十八类以进”^[3]；许有壬《敕赐经筵题名碑》有言：“至元三年十二月……商挺、姚枢、杨果、窦默、王鹗言帝王之道，为后世大法，皆具《尚书》，乃以进讲。”^[4]姚燧《谭公神

道碑》称谭澄主政怀孟，颇有佳声，“参政杨公纪绩于碑”^[5]；宋濂《跋庐阜三笑图》亦载：“凡渊明之出处，国朝诸大老若萧贞敏公文贞公、杨文献公、商文定公及司业硯公论之已详。”^[6]凡此种种，皆已早佚，故知今之所见，不过杨果作品之幸存者而已。

[刘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]

[1] 王恽：《国朝奉使》，《秋涧先生大全文集》卷四四，载《元人文集珍本丛刊》，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5，影明刊修补本，第44页。

[2] 王恽：《中堂事记》，《秋涧先生大全文集》卷八一，载《元人文集珍本丛刊》第2册，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5，影明刊修补本，第377页。

[3] 元明善：《参政商文定公墓碑》，《清河集》卷六，清藕香零拾本。

[4] 许有壬：《敕赐经筵题名碑》，《许有壬集》卷四四，傅瑛、雷近芳校点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98，第523页。

[5] 姚燧：《谭公神道碑》，《牧庵集》卷二四，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。

[6] 宋濂：《宋濂全集》卷四四，黄灵庚校点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4，第983页。